**body/身(Shēn)**

|  |  |  |
| --- | --- | --- |
| Chinese Perspective | SUN Xiangchen | 21 Apr 2022 |

汉字“身”在写法上指人的整个身躯，也学者指出“身”字像人怀孕在身，《诗经》中有云“大妊有身”。“身”除了身体的意思，同时也有指称“自己”以及“亲自”的意思，在中国第一本辞书《尔雅》中，以身训我，以身训亲，这些意思在此都不做解释了，可以参见“己”的解释；在中国佛教中，“身”还表示身世轮回中的“一世”。在汉字中与“身”相关的另一个字是“体”，“体”在现代汉语中经常与“身”合在一起使用，用来表示“身体”；“体”除了身体以及引申的“物体”意思外，还有躬行、体察、体谅等动词的意味，强调以“身”去感知时，经常会用到这个字，通过亲身实践来获得经验。

“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一个重要概念，丝毫不亚于“心”的概念。首先，就“身”的来源而言，中国文化传统并不强调“身”作为独立的个体身体，而是强调“身”来自于父母。孔子说：“身殁言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主要的德性“孝”就体现了这种世代之间的关联，“孝”字由“老”与“子”两个字构成，“身”正体现了这种联结。所以，在君子诸多敬重的对象中，对自己“身”的敬重最为根本。孔子说：“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因为“身”是各种关系的枢纽。

其次，就强调“身”来自于气。人之未生，此气蕴于父母，是为先天之元气，人之既生，则此气化于吾身，是为后天之元气。由此“气”，将对人“身”的理解与宇宙万物的创生联系在一起。按中国传统的哲学，万物都是从“气”中生发出来的，同时形气也构成人的身体。按照《管子·内业》的说法：气之“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气的源泉不断、流动不涸支撑着“身”的生命。同时“气”在身体的流动，也能达于身体的外表，于是可以通过“望闻问切”来加以诊断，中医就是根据“气”来平衡和治疗身体的。

再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身与心是不分裂的，强调身心一如。身体并不是我的所有物，我就是我的身体，但有内外之别，《中庸》说“诚于中，形于外”。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也强调身心一致，“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王阳明是以“身”的感官来解释心，由此表示身心并不隔膜，心畅于四肢，而身体的体知便是心。与身心一体相关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突出了“身”的认知功能，在汉语中有一系列加“体”的概念，如体知、体察、体味、体认、体会等，都是超越于单纯的精神，以亲身感受的方式来获得知识的方式，作为知识就不只是个人感受，而是有着知识所具有的公共性。

其四，《论语·乡党》 篇中表述了孔子的很多仪态和行为，因为在儒家传统中，通过“礼”对于“身”进行规训，这种体态规训也是一种道德操练。同时，儒家强调“以身作则”，把“身”作为一个标尺，实行一种“身教”，于是展示了孔子在言、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仪态，“身”在此成为人文礼仪的铭刻与体现。对于统治者来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由于“身”在汉语语境中具有的特点，“修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很强的道德涵义，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中，修身是一个起点。因为身心一体，所以修身，就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与境界，“修身”直接引出宋明儒学中的“功夫”理论。身体除了道德的、政治的意味之外，身体还具有神圣性。“精”是气之精，传统总以“精”来表达“身”是天地灵气的精华，尤其是宋明儒学，特别强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身”不是脱离天地而自如，而是生存于天地之间而自如。

其五，道家对身体的态度，与儒家有所不同。一是强调要“贵身”，然后可以无患。《老子·第十三章》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二是反对各种礼仪对于身体的束缚，强调身体的自然性，甚至是身体的浑沌状态，庄子（369B.C.-286B.C.）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浑沌凿七窍而死”，人的身体原本浑沌，之后身心分裂，七窍分立，虽然从此变得耳聪目明，等来的却是死亡的结局。庄子的“身”要脱离各种社会化的规训，而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在西方哲学中，关于身体的理解一直是与灵魂相联系，由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靠心灵认知的，而感知世界是靠身体的感知去认识的，因此在身心问题上，身体一直处于某种弱势。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身心就是质料（matter）与形式（form）的关系。在笛卡尔哲学中，首先确立了“思”，“思”是我唯一的本质，而“身体”却属于物质世界，是等到第六沉思才出现，它不属于“我”的本质。笛卡尔的这一沉思的结构构成了近代哲学非常突出的“身心”问题，身心如何互动？心灵只是寄居于身体？笛卡尔认为“我”不仅住在我的身体中，如舵手之于船，我与“身体”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身体始终是对象性的，是被动性的；与心灵的关系是推动者与被推动者的关系，是主动者与工具的关系，笛卡尔甚至以钟表来形容身体。

海德格尔批判笛卡尔式的观念，认为认识并不是一种心灵在外旁观式的认知，人首先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人与世界有着内在关联，世界中的物体不仅是理论沉思的对象，也是在手边和上手的东西。在这种打交道或实践的过程中，“身体”的概念呼之欲出。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强调，我们是作为一种身体性存在被投入世界的，以身体方式存在着与参与着周遭的一切活动。因此，作为主体的身体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它是我们介入世界，观看世界的立足点，也是精神得以拥有某种物理和历史处境的地方。同时，世界也是依赖于我们的身体而被理解的。现代西方哲学对于具身性的理解与中国文化传统对于身的理解遥相呼应。